

旭日·佛教文化丛书

汉语佛学

评论

《大乘起信论》研究

《起信论》与现代东亚主体性哲学
——以内学院与新儒家的争论为中心的考察

林镇国

《大乘起信论》的当代新格义
——从德国观念论转向批判理论的试探

林远泽

“随顺”的主体实践：《大乘起信论》与章太炎的“齐物哲学”

[日]石井刚

井上圆了对西方哲学与佛教的理解
——从东京大学《大乘起信论》讲义等分析

[日]竹村牧男撰 / 廖翔译

《大乘起信论》与京都学派：回应“批判佛教”的批判

廖钦彬

第六辑

佛教史研究

“合本子注”再检讨——早期佛典翻译史的独特方法

陈志远

湮灭之人与其不朽之业：在女真金代占领下的中国北方刊印《赵城藏》

张德伟撰 / 赵凌云译

《圣朝佐辟》引论

[法]梅谦立 杨虹帆

圣朝佐辟

(明)许大受著 / [法]梅谦立、杨虹帆注 / 赖岳山校

癸巳年黄檗参学记

吴福

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语佛学评论

第六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佛学评论·第六辑 / 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325-9056-8

I. ①汉… II. ①中… III. ①佛教—研究—丛刊
IV. ①B94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263 号

汉语佛学评论(第六辑)

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 主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056-8

B·1078 定价: 7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主 编：龚隼 林镇国 姚治华

编 委（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 陈继东（日本青山学院大学）
陈金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池丽梅（日本鹤见大学）
褚俊杰（德国莱比锡大学）
船山彻（日本京都大学）
邓伟仁（台湾法鼓文理学院）
冯焕珍（中山大学）
龚 隼（中山大学）
何燕生（武汉大学/日本郡山女子大学）
汲 喆（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贾晋华（香港理工大学）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美国斯坦福大学）
李四龙（北京大学）
廖肇亨（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林鸣宇（日本学习院大学）
林镇国（台湾政治大学）
刘国威（台湾佛光大学）
刘宇光（复旦大学）
马德伟（Marcus Bingenheimer）（美国天普大学）
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中山大学）
倪梁康（中山大学）
沈卫荣（清华大学）
释果镜（台湾法鼓中华佛学研究所）
释惠敏（台湾法鼓文理学院）
万金川（台湾佛光大学）
王 颂（北京大学）
吴 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肖 平（浙江工商大学）
宣 方（中国人民大学）
杨富学（敦煌研究院）
姚崇新（中山大学）
姚治华（香港中文大学）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

执行主编：张德伟 王磊

负责机构：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

CONTENTS

Studies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and Subjectivity
Philosophy in Modern East Asia: Centering around the Debate
between the Inner Academy and New Confucianism

Zhenguo Lin

A New *geyi* (Matching Meaning) of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in Modern Times: An Tentative Exploration into the
Shift from German Idealism to Critical Theories

Yuanze Lin

The Subjective Practice of *suishun* (随顺, Letting it be):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and Zhang Taiyan's (章太
炎)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qiwu* (齐物, Equality of Things)

[Jp.] Tsuyoshi Ishii

Inoue Enryō's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Buddhism:
Viewed from his Lectur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at Tokyo University

[Jp.] Makio Takemura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and the Kyoto School: A
Response to Criticism by "Critical Buddhism"

Qinbin Liao

Studies 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Re-examination of *heben* (合本, Composite Texts) and *zizhu* (子注,
Interlinear Notes)

Zhiyuan Chen

An Unforgettable Enterprise by Forgotten Figures: The Making of
the Zhaocheng Canon (赵城藏) in North China under the Jurchen
Jin Regime

Dewei Zhang (Trans. Lingyun Zhao)

Introduction to the *Shengchao zuopi* (圣朝佐辟)

[Fr.] Thierry Meynard & Hongfan Yang

Shengchao zuopi (圣朝佐辟) Xu Dashou

[Fr.] Thierry Meynard, Hongfan Yang & Yueshan Lai

A Record of Study by Visiting Ōbaku in the *guisi* Year

Jiang Wu

Studies on Buddhist Texts

The Manuscript of the Dīrghāgama and the Private Collection
in Virginia

[De.] Jens-Uwe Hartmann & Klaus Wille (Trans. Yun Ji)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of the (Mūla-)
Sarvāstivādins

[De.] Jens-Uwe Hartmann (Trans. Yun Ji)

目 录

《大乘起信论》研究

《起信论》与现代东亚主体性哲学——以内学院与新儒家的争论为中心的考察

林镇国 / 3

《大乘起信论》的当代新格义——从德国观念论转向批判理论的试探

林远泽 / 25

“随顺”的主体实践：《大乘起信论》与章太炎的“齐物哲学”

[日] 石井刚 / 49

井上圆了对西方哲学与佛教的理解——从东京大学《大乘起信论》讲义等分析

[日] 竹村牧男撰 / 廖娟译 / 65

《大乘起信论》与京都学派：回应“批判佛教”的批判

廖钦彬 / 82

佛教史研究

“合本子注”再检讨——早期佛典翻译史的独特方法

陈志远 / 101

湮灭之人与其不朽之业：在女真金代占领下的中国北方刊印《赵城藏》

张德伟撰 / 赵凌云译 / 118

《圣朝佐辟》引论

[法] 梅谦立 杨虹帆 / 155

圣朝佐辟

(明)许大受著/[法]梅谦立、杨虹帆注/赖岳山校/200

癸巳年黄檗参学记

吴 疆/250

佛教文献研究

《长阿含》的写本与弗吉尼亚的私人收藏

[德]哈特曼 [德]韦勒撰/纪贇译/275

(根本)说一切有部长阿含的内容与结构

[德]哈特曼撰/纪贇译/311

《大乘起信论》研究

《起信论》与现代东亚主体性哲学

——以内学院与新儒家的争论为中心的考察

林镇国

(台湾政治大学)

一、序 言

当初将《大乘起信论》和东亚的主体性哲学关联起来,作为此次研讨会主题,主要的构想是试图在东亚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找到曾经被共同关注并发挥过关键影响的经典文本,藉由分疏该文本的不同诠释与援用,以索解各种诠释冲突背后的思想立场与走向。在这种想法下,《起信论》于是成为最好的选择,理由是该论典不仅形塑了东亚大乘佛教的基本性格,也在二十世纪初期成为中国和日本佛教界的论辩焦点。更重要的考虑是,这些争论的影响溢出了经院教义学的范围,渗入了现代东亚哲学的主流论述,分别为新儒家和京都学派或隐或显的思想资源。从这一点来看,《起信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东亚思想史中实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然,围绕在《起信论》争论周遭的近代东亚思想家不限于新儒家和京都学派,其他如原坦山、井上円了、铃木大拙、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皆有所涉入。关于这部分,石井公成的《近代アジア諸國における〈大乘起信論〉の研究動向》(2005)和《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大乘起信論〉の受容》(2012)二文已有详尽而精彩的论述,

可以参考。^[1] 其中,石井的一项观察十分耐人寻味。他比较战前中日学界对华严教学(包括《起信论》)的态度,指出当时日本学界常用华严思想来合理化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关系密切;相对地,以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思想家,则多用来作为革命理论的资源,甚至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相呼应。^[2] 《起信论》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是否真如他所说,在中国和日本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值得再考察。如下所见,近代东亚主体性哲学的发展和与国家主义脱离不了关系,这涉及主体性哲学本身的限度,也值得探究。

关于主体性哲学在近代东亚的形成与争辩,小林敏明的《〈主体〉のゆくえ:日本近代思想史への一视角》(2010)提供了系统性的历史图像,对本研究十分有帮助。至于近代中国“主体”概念的形成史,则尚未看到相关的研究。可以确定的是,欧洲哲学的“主体”或“主体性”概念是先于明治时期引入,再扩散到中国知识界。在《〈主体〉のゆくえ》一书中,小林整理了明治时期“主体”一词的翻译过程,从西周(1829—1897)《百学连环》的“此观”/“彼观”到后来的“主观”/“客观”,可以看到黑格尔主客辩证法的痕迹。^[3] 小林也引用 Michael Burtcher 的研究,指出井上円了在 1887 年出版的《哲学要领》可能首度使用“主体”一词,用来指涉费希特哲学之“诸觉诸境的本源”,以区别于康德知识论意义的“主观”概念。^[4] Burtcher 的论文则从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1904)谈起,试图追溯东亚引入西方“主体”概念的过程,结论是梁氏虽尚未认识到作为认知主体与法

[1] 关于韩国的部分,参考金永晋,《近代韩国仏教の形上学受容と真如缘起论の役割——日本明治期の仏教哲学の影響を中心として》,《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報》22, 2013: 3—35。

[2] 石井公成,《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大乘起信論〉の受容》,龙谷大学アジア仏教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2年12月17日,頁81、86。

[3] 小林敏明,《〈主體〉のゆくえ:日本近代思想史への一视角》(讲谈社,2010年),頁47。

[4] 小林敏明,同上,頁67; Michael Burtcher, “Facing ‘the West’ on Philosophical Grounds: A View from the Pavilion of Subjectivity on Meiji Jap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6/3, 2006.

权主体的双层意义,然却高唱“自觉”以救亡图存。自觉与主体,不论是在存有论或实践论,都有内在的关联。我们可以说,《起信论》适时地进入近代东亚思想的论域,其原因就在于阐发了主体与自觉的内在关系,以作为实践的根据。如下所见,《起信论》和东亚近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建构与实践有一定的关联,特别是本文所拟处理新儒家哲学的部分。

二、《起信论》登场三部曲

《起信论》是在现代东亚各种宗教和哲学立场的竞逐和争辩中登上舞台的。在二十世纪之初,《起信论》不仅在东亚佛教内部争议中成为焦点,也在东亚与西方的遭遇中作为宗教会通的重要媒介。从编年史来看,《起信论》进入东西方宗教交流的议程早于东亚佛教内部的考证争论,其中的关键事件是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宗教会议(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亚洲宗教,包括佛教,当时被动地在西方学界建构的“世界宗教”框架中再现,该会议是重要的事件。铃木大拙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分别英译《起信论》就是如此脉络下的产物。铃木的英译出版于1900年,而李提摩太的《起信论》英译在正式出版(1907)之前,早在杨文会的协助下于1894年译毕。^[1]二人的翻译意图完全不同,一是为大乘佛教争正统,一是在亚洲寻找基督救赎的信心。《起信论》初登场便成为东亚面向他者的最佳选择,一定有其特别的理由。这问题到了新儒家牟宗三,答案会更清楚。从铃木大拙、李提摩太到牟宗三,有其思想史理路的连续性,那就是都认识到《起信论》作为文化会通的桥梁角色。

[1] Timothy Richard,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imothy Richard, *The New Testament of Higher Buddhism* (Edinburg: T. & T. Clark, 1910), pp. 43-47. 关于铃木大拙和李提摩太的《起信论》英译研究,可参考龚隽,《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新史学》第2辑,2007年,页119—143;铃木大拙与东亚大乘观念的确立,《台大佛学研究》第23期,2012: 75—118。孙知慧,《近代仏教の東西交渉: ティモシー・リチャードの仏書翻訳と仏教理解》,《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48),2015. 4, 281—305。

但是真正在东亚内部引发争论的事件则来自围绕在有关《起信论》成书与作者的辩论。这场世纪大论辩始于1902年,望月信亨、前田慧云、岛地大等、村上专精、舟桥一哉等人皆涉入。1908年,章太炎撰《〈大乘起信论〉辨》,首度将日本学界的争论议题带进中国。第二波的大辩论则于1918年续起,涉入者更多,有羽溪了谛、常盘大定、松本文三郎、林屋友次郎、境野黄洋、铃木宗忠等人。经由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1922)的介绍,这场大辩论很快地引发中国佛教界的响应,最后演变成为佛教性相之争的现代版,影响深远。

除了上述两大事件之外,环绕《起信论》所产生的思想争辩更饶富兴味,也是本文所拟处理的问题。在中国这边,批评《起信论》的主要阵营是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1922)开其端,定其调,王恩洋、吕澂继之,最后则演变为熊十力背离欧阳师门,因《新唯识论》的出版而引发儒佛之争,其中历经1943年的熊、吕之辩,下及六七十年代牟宗三的隔代响应,并提出以《起信论》架构中西哲学会通的新判教。在日本,对《起信论》的批判则以八十年代后期由曹洞宗学者袴谷宪昭和松本史朗主导的“批判佛教”最具代表性,引起国际学界广泛的反响。其中,袴谷区分两种佛教——“场所佛教”和“批判佛教”,将批判战线延伸至京都学派。这便形成有趣的对比,环绕着《起信论》,在哲学上一方面中国有内学院和新儒家的争辩,另一方面日本有“批判佛教”和京都学派的对立。这种现象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哲学上的理由。概括地说,一方面“批判佛教”从中观学派缘起性空的观点批判《起信论》的真心心形上学,而内学院的批判则是来自唯识学的立场;另一方面,京都学派以禅佛教的传承为主,新儒家则站在心学的立场,双方并分别建立不同形态的主体性哲学。〔1〕

〔1〕 关于西田哲学和日本传统哲学的关联,特别是《起信论》,见渡部清,《东西两哲学思想の総合としての“日本哲学”——“西田哲学”の独自性を検証する試み》,《哲学科纪要》(上智大学哲学科),37号,2011年;《仏教哲学としての西田哲学——〈善の研究〉を基礎として》,《哲学科纪要》(上智大学哲学科),32号,2006年。

概言之,近代东亚思想史上《起信论》的出场有三个场景:一、《起信论》成书考证的争论;二、世界宗教脉络下的《起信论》;三、作为现代东亚哲学资源的《起信论》。这三个场景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有其内在关联。《起信论》的伪书争论,一方面继承十八、十九世纪考证学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欧洲语言文献学风的影响。不论是乾嘉考证学,或是欧洲的语言文献学,基本的理路都是强调知识客观性,而非主体性。在思想上,考证学则多站在理学的对立面。作为东亚的他者,当时欧洲的思想与宗教有其复杂性,在殖民布教的新局势下,东亚佛教不可避免地以追求新的方法和框架来重新界定自我。在迎拒之间,传统受到重估,认同遭遇重整,脱离传统或辩护传统,形成拉锯的两股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富有普遍主义色彩的主体性哲学也不免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牵连。〔1〕

三、“本觉”的主体性

顾名思义,《大乘起信论》的造论旨趣在于引发众生对大乘的信心。“大乘”不仅意指历史上后起的佛教形式,更是指普世救度的宗教途径。对于大乘有信心,就是对普世救度有信心。如何生起大乘的信心?大乘佛教的中观与唯识即各有不同的途径。中观学派继承般若经的进路,宣称“一切法空”,如《金刚经》所言,所有众生“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不仅人我空,法也是空。证入空性,即可成佛。佛不外是空性的具现。唯识学派则宣称“万法唯识”,众生的觉悟需要“正闻熏习”的外缘,也就

〔1〕 Michael Burtscher 在考察明治时期思想(井上円了、三宅雪岭)之后,有如下的观察:“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modern Jap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it was only through the agency of a specifically modern philosophy that the unity of world philosophy could be called forth. But the part of the world in which this ultimate synthesi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Kant was still thought to represent the latter) would be ultimately occur — and this was the point — was Japan.” Michael Burtscher, “Facing ‘the West’ on Philosophical Grounds: A View from the Pavilion of Subjectivity on Meiji Jap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26/3, 2006, 372. 如后所见,这观察若用来指涉新儒家,如牟宗三,会令人惊讶于几乎是量身定做的评论。

是需要透过客观真理的认识,以获得认识的转化(“转依”),渐次修行,以至于解脱成佛。对于唯识学来说,认识论的进路在救度上有其优先性。

不同于中观与唯识的立场,《起信论》的信心则来自一切众生本具的超越性真常心,也就是自性清净心。这里,就“心”而言其“超越性”,乃有别于心的“经验性”。以《起信论》的名相来说,心固然有其经验性,也就是心生灭的特性,还另有超越性的面向,也就是具有作为“无为法”的心真如的面向。在心的超越性(心真如)与经验性(心生灭)的区分上,真如(空理)是众生心的超越性根据。众生心不是生灭法而已,还是本具真如,自性觉悟(“本觉”),不待外求的真心。《起信论》的造论旨趣即在于宣示,大乘的实现来自众生对于人人具有真常心的信心。在佛教的系统里,《起信论》属于主张众生皆可成佛的佛性论/如来藏思想。这个系统在整体东亚传统,包括佛教和儒教,取得主流的地位,影响十分深远。

整部《起信论》的宗旨,是根据“唯一真心”的立场,建立二重世界的形上学系统。这二重世界结构区分为“世间”与“出世间”,前者是生灭心所开出,后者是真如心所开出。不论是生灭心或真如心,《起信论》皆视为“一心”的二重面向,所谓“一心开二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此义云何？以是二门不相离故。”〔1〕这“一心”即是上述具有超越论性格的主体性，以“真如门”和“生灭门”的二分说明世界的二重结构。

由于《起信论》着重于说明一切法的存有论根源“唯是一心”，此“一心”以“真如”为体。“真如”意指空去妄念分别所显的真实(“如实空”)，具有积极性作用的力量，“如实不空”，能够内熏无明，成为觉悟的动力。因此，真如不仅是本体，也具作用力(dynamic power)。这从

〔1〕 本文所引《起信论》是署名真谛译的版本，见《大正藏》，不另注明。并参考柏木弘雄，《大乘起信论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81年)，第三章，“真諦譯と實叉難陀譯との比較研究”。

《起信论》不断强调真如“恒常熏习，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可以得知。这一点可以说是合于理想主义/观念论所言，具有自发性(spontaneity)的“主体”概念，该自发性保证了主体自由的可能。对于《起信论》来说，真如/真理既是超越的客体，也是内在化为主体性的存有论底基，透过主体的作用力而得以实现。可以说，相对于唯识学强调真如作为所缘(ālamāna)的认识论立场，《起信论》体现了真如既超越又内在的形上学原理，在佛教哲学上是重大的理论转折，当然也造成了重大的理论争辩。

其争论的核心概念是“本觉”，该概念以另一方式说明“心体”本质上等同于“法身”：“所言觉义者，谓心体离念。离念相者，等虚空界，无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说名本觉。”本觉是相对于不觉、始觉、究竟觉而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不觉、始觉和究竟觉属于经验层，而本觉属于超验层；前者可以用来描述心识在不同阶段的状态，而后者指从不觉到觉的可能条件。换言之，对《起信论》来说，若本觉不存在，从不觉、始觉到究竟觉的觉悟便不可能。即此，本觉是作为觉悟的超越性条件。

问题是，本觉是什么？《起信论》将本觉和法界、法身等义，也就是和实在等义。这等于说，觉的经验的可能性来自实在本身；也可以说，觉的主体性来自纯粹的客体性。即此而言，将“本觉”了解为经验性的“本来觉悟”并不适当，因为觉悟仍是心识的经验。然而本觉却是等同于真如法身的超验性底基，其谓之为“觉”，乃就真如与心合一，即心而言。如后所见，“本觉”成为《起信论》被批判的核心概念。但就东亚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本觉作为终极实在正可以用来作为现代主体性的根据。现代的主体性，以康德为代表，不再是早期经验论的“心如白板”，或笛卡尔的“怀疑的主体”，而是具有立法性、规范性的主体。其所立的法或规范乃来自主体本身。立法乃是自我立法，规范乃是自我规范。以《起信论》来说，此法或规范本来具足，其呈现与否的关键乃在于心